

藝文學

列子卷第四

極智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无所知用智則无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

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

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无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

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宣問

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孔子安屑
為此等言
誇亦列子
忘拍而柱
撰焉耳

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汝之

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

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也无所不知无所不樂今告若其實修

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爾之所

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此直能定内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无可无

不可哉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詩書禮樂

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无益於理也非但修身治魯

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之君臣

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

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

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眾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

異唯圓通无閤者能吾始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

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

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

此言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

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无樂為樂亦不以无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无樂任

其所知則无樂无知是真樂真知

都无所樂都无所知則能樂天下之

樂知天下之知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

所不為

居宗體備故能无為而无不為也

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

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

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

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

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巨門弦歌誦書終

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

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

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闕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

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

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

其稱謂況下斯者乎辭夫聖人既无所廢亦无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

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

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古郎反倉子者得聃

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能以

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

不闕牆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

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汎然无心

之非已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

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

用者則所假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

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

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

感无不通矣神合於无同无則神矣同神則无矣二者豈

以自通忘其心者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无則與无而為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

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

无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

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覺知

之至邪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倉言之

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商太宰見孔子曰聖者

不答為答故寄之一笑也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蹟耳豈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商太宰

全是列子
自說自詳
却喜振入
孔子極至
人者無後
宜乎擇寇
而反少有
姓列者矣

曰三至聖者歟孔子曰三至善任智勇者聖則巨不

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巨

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

巨弗知之簡朴此皆聖大因世應務之麤迹非所以

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商大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

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大宰大駭孔子皆云非聖

以大駭也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

之人舉絕遠而言之也聖者焉不治而不亂治不以

之故不不言而自信不信不化而自行化此能盡無

可亂也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何晏无名論曰為民所譽

極也若夫聖人名无名譽无譽謂无名為道无譽為大

卷四

胡海樓雜本

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无所有故皆
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无所有相從而與
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无遠而相應異類无近而不
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
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
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
同而後无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
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
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无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
而沒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
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
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子曰彊為之名仲尼稱
堯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為之名取世
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唯
无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
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
也

者上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

聖理冥絕故不可擬

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非常識所及故以

家河亦記
是言列子
有遠後焉已

為欺罔也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

賢於且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且

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且也曰子

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且也猶矜子夏避

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

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无權賜能

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

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兼

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

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
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
之道非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會同要當寄之於
所許聖人故欲罷而不

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

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无不聞徒師

相與講肄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合

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

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讎有自楚來者

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

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

將疑焉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无

也震動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

此真所得

日与死人

居而不悔

年也乃猿

有一番强

理奪詞之

論思乎子

列子全無

心肝矣

優劣計長短數有四
一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

與接欺魄土人也一說云欺頭神顧視子列子形神

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无思慮則貌无

也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偶在末行

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夫理至者

无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子列

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問土木見其反舍咸有

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

窮理體極故用无言為言亦言无知為知亦知方欲以无

言廢言无知遺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

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无言无知之域此即復是遣无所遣知无所知遣无所遣者

无能離遣知无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

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

夫无言者有言之宗也无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

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无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无役慮之名

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麤

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子列子學也

上章

云列子學乘風之道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

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

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

无是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

而坐眇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

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

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

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

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

則乘變化而无窮後明順心之理則无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極可不察哉初子列子

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

所玩无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

其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

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

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

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

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无躔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

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為異者也

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

无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

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

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窾比象山谷

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

履凌朝野然後備所見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

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

言游也未論游之
以至故重敘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
至觀者不知所

眠內足於已故不知所適
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眠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
忘觀固能遇物而觀
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

也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適常
通而无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

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

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

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

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无往不齊則

好惡視吾如人忘彼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

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一凡此衆庶爵賞不能勸刑

子卷四
湖海樓

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

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

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

不能得狎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

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

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

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

淺術所能已也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志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

其无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

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闡得自